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九十　史部

北史卷七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七

宇文述　雲定興　趙行樞　述子化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王世充　段達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俖與敦曽祖長壽祖孤仕魏竝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大宗

伯述少驍鋭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總萬機名為左宫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濮陽郡公尉遲迥作亂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寛擊之破迥將李雋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惇於永平橋以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

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禽而蕭瓛蕭巖據東吳地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奏為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惟楊素耳移素謀者惟

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悦多賫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

左衛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

進孿走之還至江都宮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

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餽遺金
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
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
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
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
事述與九軍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
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
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

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

名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竝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

宮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一能降臨帝遣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耳帝泣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

止及覺帝爲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劒四十人轀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詔黄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炫燿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率倣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

述曰然乃製裌頭巾令深袹耳人又學之名為許公袹
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
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
竝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竝合
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
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竝成立今
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
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

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閲帝稱甲仗爲佳述奏竝
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
又有趙行樞者本大常樂戸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
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化及述長子也性兇
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
薄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内累遷至太
子僕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
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

遜多所淩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翫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主救之乃釋并智及竝賜述為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羇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

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

陰問知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

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陽人人竝謀逃去我

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

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

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

在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

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

相柖誘又轉告内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景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交言無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竝相然許時李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交智及勲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勃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圖叛劫十二衛兵馬虜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竝起因行大事此

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世良請以化及為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駑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衆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醖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戡等知計行遂以十日總

召故人諭以所為衆皆伏曰惟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内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偽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絶帝以為然孟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刧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以换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閤馳

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閤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即為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答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

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宫中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惟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為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檝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宫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宫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十兩竝載宫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

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戡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所擒送於侗所鑊亨之化及糧盡度

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為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彊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弑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非由

汝平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鬭閲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内諸賊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餉餽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剋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

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溥引建德入城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弑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鬬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為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纖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忿

之惟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覩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為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為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兇悖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為丞相以為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戡幼孤以

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内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勲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内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帝與黨孟景等推化及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為温國公加光禄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

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為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孝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為游獵至於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

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為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宫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執帝於西閤化及以虔通為光禄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

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虵男尋以隋朝弑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頽耨徙居新豐頽耨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開皇中為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

敷奏明習法律而儛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駮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為明辯煬帝世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内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薄又屬賊盜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

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尅世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爭為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

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畧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然性多矯偽詐為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為愛己益信任之十二年還為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

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船溺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為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於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特發中詔遣世

充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既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弒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為主侗以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

為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衆皆悦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内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宫城將軍費曜田世闍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

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宫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
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於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
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
衛之令將帥乗城以拒難兵敗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
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
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世充
尋遣韋節等諷侗命拜為尚書左僕射總督内外諸軍
事又授其兄惲為内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

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薄密

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畧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𤣥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因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景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遂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於海南至於江悉來歸附世充

又令韋節諷侗拜已為太尉置署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畧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

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陰殺之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輙不利諸城相繼降款世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武牢太宗破之禽建德以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讐家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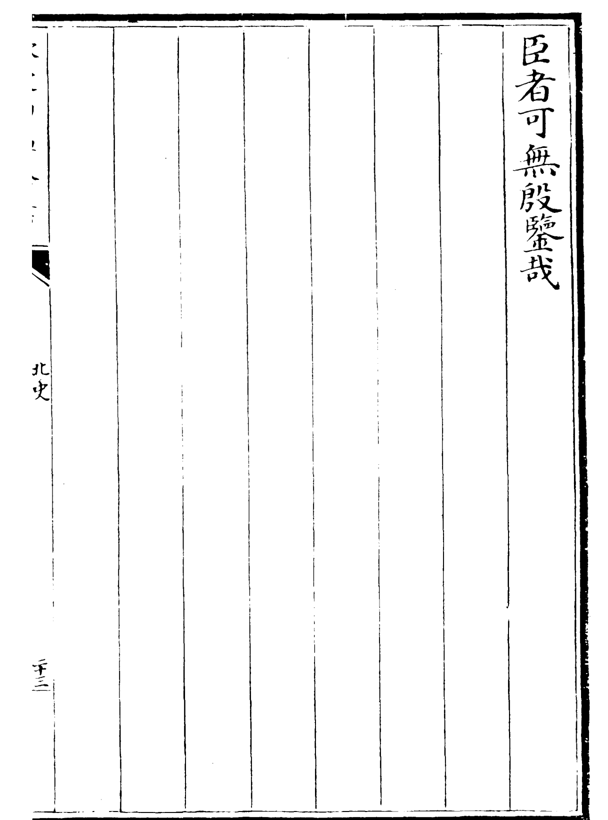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隋文帝為丞相以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為左直齋遷車騎將軍督晉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儀同又破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為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起為盜帝令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

為段姹後用郁令楊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盜賊既多達不能因機決勝惟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為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龎玉武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充之敗也密進據北芒來薄

上春門達與判戶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賊不陣而走
軍大潰津没於密及帝崩於江都達與文都等推越王
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之
謀誅王世充達預焉既而陰告世充達為之内應及事
發廹越王送文都於世充世充甚德於達既破李密諷
越王禪讓世充僭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
籍没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顔取悦君所謂可亦曰可馬

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黙黙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恥化及以此下才負恩累葉時逢崩析不能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羣不逞職為亂堦拔本塞源裂冠毀冕釁深指鹿事切食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與蒙奬擢禮越舊臣而躬為戎首親行鴆毒竟而虵豕醜類繼踵誅夷梟獍充魁相尋葅戮垂炯戒於來葉快忠義於當年為人



臣者可無殷鑒哉

北史卷七十九

北史卷七十九考證

宇文述傳尉遲迥作亂○隋書亂字下有相州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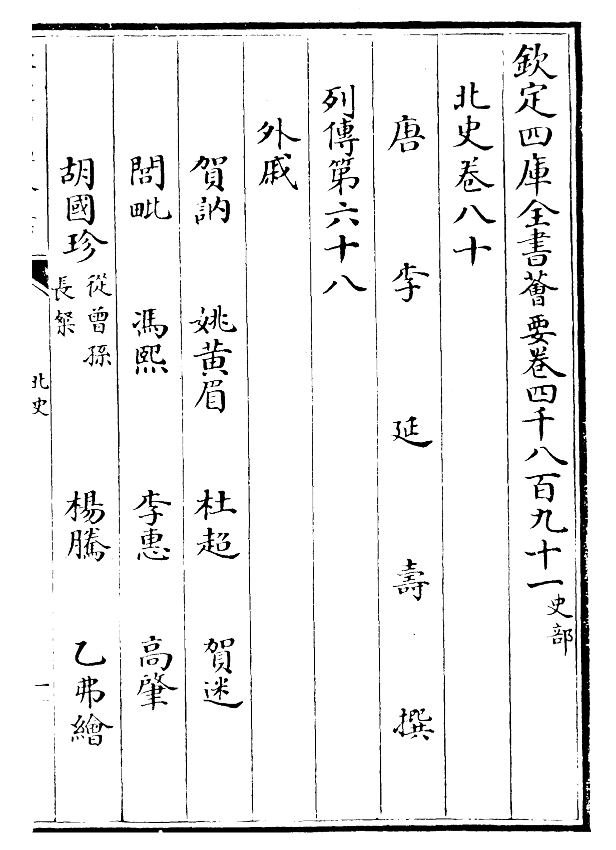
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玉監本訛王今改正

化及糧盡度永濟渠○永監本訛水今改從隋書

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檻監本訛艦今改從南本

王世充傳因姓王氏○王監本訛玉今改正

北史卷七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九十一 史部

北史卷八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八

外戚

賀訥 姚黄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 李惠 高肇

胡國珍 從曾孫長粲 楊騰 乙弗繪

趙猛　胡長仁　隋文帝外家吕氏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為佐周成王業未聞姒姓為輔然歴觀累代外戚之家乗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藺猜引大車升質任厚棟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於西京也

夫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且霸業權輿時方同德陵暴之釁因兹而起其靖德昭訓二門並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又予非繼世權難妄假昭信

非惟素門履道訖構廢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末跡竊權竟移鼎璽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誡隋文潛躍之初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横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内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

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寔齊書有趙猛婁叡尒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蕭巋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寔婁叡尒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巋命附其家傳其餘竝入此篇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

外戚傳

賀訥代人魏道武皇帝之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為君長祖紇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衞秦二王依訥㑹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道武還居獨孤訥總攝東部為大人遷居大甯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謀逆道武輕騎歸訥訥驚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帝笑荅曰誠如舅言要不亡也訥中弟

染干麄暴忌帝常圖為逆每為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道武為主染干不從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帝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鞮征訥告急請降道武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為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

於赤城道武遣師救訥𪊍乃引退訥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帝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怨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道武敕儀去鄴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為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

以為并州刺史廣甯王廣固敗盧亦沒訥從父弟悅初
道武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惟悅舉部隨從又密為
帝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帝嘉之甚見寵待後
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子泥襲爵後降
為肥如侯道武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
蘭部人皆往赴之明元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
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
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

以功進爵為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豫焉又征蠕蠕為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祿勲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官子醜建襲

姚黄眉姚興之子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黄眉間來歸魏明元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隷戶二百太武即位遷内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黄眉寛和溫厚希言得失太武悼惜之故贈禮有加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太常中為相州別駕始光中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幸其第賞賜巨萬神䴥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為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鳳凰襲爵加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

不已欲以鳳凰為定州刺史鳳凰不願違離闕庭乃止鳳凰弟道儁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兖州刺史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為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肖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文成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

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惟元寶子世衡逃免
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兖州
故吏汲宗等以道儁遺惠在人前從坐爵受誅委骸土
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南康公謚曰昭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太武敬哀皇后之從父也皇后生景穆初后
少孤父兄近親惟迷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禄大夫
五原公

閭毗代人蠕蠕主大檀之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大安二年以毗為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為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竝加侍中進爵為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和平二年追謚后祖父延襄康公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紇薨贈司空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

初立三長以莊為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
爵後為七兵尚書卒紇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
夏公卒先是文成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為
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前兄英字世華
自肥如令超為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
喜鎮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
王睹為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符堅扶風太守
亥為鎮西將軍遼西蘭公渤海太守澄為侍中征東大

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喜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為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為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為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就食於

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

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為

長兄門戶主也家内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睹雖盡力故

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為

平州刺史訢為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濁貨徙

敦煌諸常自興公及至是皆以親疎受爵賜田宅時為

隆盛後伯夫為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承

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

其所居黄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閭者異之後負與伯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孝文以明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已下宿衛已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以文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國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北燕王太武平遼海熙父朗内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惡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事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

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爲太武左昭儀妹爲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景穆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獻文即位爲太傅累拜内都大官孝文即位文明太后臨朝帝乃承旨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宫之寵爲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爲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

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
分用大至頹落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
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
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營
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
就後人惟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芒寺碑文中書
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
熙為州因取人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為妾有子

女數十人號為貪縱後授内都大官太師如故熈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熈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熈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為后曰白武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隂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勅集

書造儀付外孝文前後納熙三女二為后一為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監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幸焉將還洛帝親與熙别見其困篤歔欷流涕密敕宕昌公主遇曰太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為制緦服詔有司預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為備又敕代

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黄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黄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七里澗帝服縗往迎叩靈悲慟而拜馬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脩誕字思正脩字寳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兄弟並

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寛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宫孝文立於庭遥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為侯誕脩雖竝長宫禁而性趣乖别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撻由是

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帝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帝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為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許帝寵誕仍作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為司徒帝既愛誕除官日親為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為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帝謂其無師傅奬

導風誕深自悔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帝日省問醫藥備加帝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惙然彊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帝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帝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拊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迭舉音帝以所服衣

幍充繸親自臨視徹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之駕帝親北度慟哭極哀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黄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主善行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訓宜契具膽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為

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遂

親至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

衣介幘而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

貞厚有禮度産二男長子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

封改封扶風郡公尚孝文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

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

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

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子冏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産兄也位黄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爲長樂百姓宣武時卒於河南尹聿同産弟風幼養於宫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倖二兄孝文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黄

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大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為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黄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為盛必衰也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太武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之助

故寵遇差隆詔蓋尚馬蓋妻與氏以是出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右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為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鷰爭巢鬭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網紀斷之竝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鷰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

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
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
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
可栲知主乎羣下咸無荅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
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
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人莫敢欺犯後為
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為
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

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寃惜馬惠從弟鳳為定州刺史安縣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為謀主伏誅惟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孝文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罹孥戮難於應命惟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貞定侯從弟寄

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為伯竝去軍號帝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于禁中及宣武寵隆外家竝居顯位乃惟孝文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中特詔與祖為中山太守正始

初詔追崇惠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壯謚曰壯公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睎為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為博陵郡公侃睎為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尒朱榮侃睎與魯安等持刀於禁内殺榮及莊帝蒙塵侃睎奔梁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蓨人五

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孝文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内冀富等入魏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遂納颺女是為文昭皇后生宣武颺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武末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

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弈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為尚書右僕射冀州大中正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為能宣武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委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説宣武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

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為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門外廡下忽忿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逾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勲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衆咸嗤笑之

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還葬肇不自臨赴惟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及大舉征蜀以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為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宣武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獸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宣武崩赦罷征軍明帝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遥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非惟仰慕亦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

悴將至宿瀝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
下縗服號哭昇太極殿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栢堂
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
伊盆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百官前
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
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為自盡自
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乃於廁門
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

為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孝武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為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肇長兄琨早卒襲颺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

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宣武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為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為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孝武帝時復贈太師太丞相録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名為喪主尋卒無後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宣武納其女為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為皇后二年八

坐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郡君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正早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逵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深赫連屈丐給事黄門侍郎太武剋統萬深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為伯女以選入掖庭生明帝即靈太后也孝明帝踐祚以國珍為光禄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

妻皇甫氏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屈公入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賜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各有差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初加國珍

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明帝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為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為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按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為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

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大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為趙平郡君元乂妻拜為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自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

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温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宫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明帝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為厭勝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惟脩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毋子善臨天下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惟有一

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為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國公萬年後為在比安厝為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惛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光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

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黄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謚曰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為後後

納趙平君生子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惟
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明帝服小功服舉
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朞葬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
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平涼郡公薨贈
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僧洗字湛輝封爰
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
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
尉公録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貞長子寧字惠歸襲

國珍先爵改為臨涇伯後進為公歷岐涇二府刺史卒
謚曰孝穆女為清河王亶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
師太尉公録尚書事謚曰孝昭子虔字僧敬元乂之廢
靈太后虔時為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乂事發
乂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為吏部郎中太
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讌多
不預焉出為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
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

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子長粲長粲仕

齊累遷章武太守為政清靜頗得人和除兼幷省尚書

左丞當官正色無所回避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密勿樞

要中書舍人裴澤便蕃左右以殿門受拜皆彈糾之彥

深等頗有恨言長粲不以介意後主踐祚長粲被敕與

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武成還鄴後主在晉

陽長粲仍受委留後後主從武成還鄴仍敕在京省判

度支尚書監議五禮武成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

彥深左僕射和士開高文遥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右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為八貴於後定遠文遥竝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别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後幸晉陽後主既富於春秋庶事皆相歸委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正為侍中丁母憂給假馳驛奔喪尋有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為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為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為州太后為言於後主不獲

已從馬除趙州刺史及辭眷戀流涕後主亦憫然慰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為人吏所懷因沐髮手不得舉失瘖卒於州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武嗟嘆咸惜之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公長粲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為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儉女為妻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逖與德儉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内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刺殺之為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于

令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别宅亦無朝拜之禮娶婦公孫氏也已殺三夫長粲不信彊取之令與李氏同住未朞而亡子仲操位陳留太守次叔泉通直散騎侍郎先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大赦和士開奏䦨詔降罪人以應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諳練往事語士開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云趙地有災古者王侯各在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

北來多以刺史為驗未幾而長棨死焉寧弟盛字歸興
位左衛將軍賜爵江陽男歷幽瀛二州刺史為政清靜
人吏愛之轉冀州刺史卒贈司徒公録尚書事定州刺
史追封陽平郡公謚曰懿穆明帝後納其女為皇太后
舅皇甫集妻字元會一字文都安定朝那人封涇陽縣
公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贈侍中司空公
謚曰靜集弟度字文亮封安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領
左衛將軍度頑蔽每與人言自稱僕射時人方之毛嘉

正光初元乂出之為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乃除右光禄大夫孝昌元年為司空領軍將軍加侍中元乂之見出也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為之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熙為子子熙嫂趙郡太守裴他女他還京師度問他外何消息他曰行路所聞惟道明公多取元乂金帛遠近無不慨歎公宜戮此罪人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又攝吏部事遷司徒兼尚書令不拜尋轉太尉孜孜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

自請乞靈太后知其無用以舅氏難違之然所歷官最為貪蠹尒朱榮入洛西奔兄子華州刺史邕尋與邕為人所殺

楊騰弘農人文帝之舅也父貴琅邪郡守封華陰男騰妹為京兆王愉妃故騰得處貴游景明初襲爵後為襄城太守甚有聲稱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河東薨贈司空雍州刺史謚曰貞襄子盛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即位位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為吏部尚書
趙猛太安狄那人也姊為齊文穆皇后繼室生趙郡公
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齊神武舉義以預義勲封信都
縣伯累遷南營州刺史卒贈司空公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齊武成皇后長兄也父延
之魏中書令兖州刺史大寧中贈司空公長仁以内戚
歷位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及武成崩預參朝政封隴東
郡王左丞鄜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

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
諮都坐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
元亮又同閑而往停斷公事人號為三佞長仁私遊仄
密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
孝裕為章武郡守元亮為淮南郡守仁惠為幽州長史
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臥疾和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
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更徙孝
裕為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干執事求為領軍將相

文武以主上富於春秋母后家不可專政故抑而不許以本官攝選長仁性好威福意猶未盡先是尚書胡長粲奏事內省長仁疑粲間己苦請太后出之天統五年從駕自并還鄴夜發滏口帝以夜漏尚早停於路傍長仁後來謂是從行諸貴遂遣門客程牙馳騎呼問帝遣中尚食陳德信問是何人牙不荅而走帝命左右追射之既而捉獲因令壯士撲之決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開因此遂令德信列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由是除

齊州刺史及辭於昭陽列仗引見長仁不敢發語惟泣涕橫流到任啓求暫歸所司不為奏怨憤謀令冀州人李揩墻刺和士開其弟長咸告之士開密與祖孝徵議之孝徵引漢文帝殺薄昭為故事於是敕遣張固劉桃枝馳驛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輔遂賜死先是太白食昴占者曰昴為趙分不利胡王長仁未幾死長仁性好歌舞飲酒至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歎欷歔流涕不自勝左右莫不怪之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為

后重加贈長仁子君璧襲爵隴東王君璧弟君璋及長仁弟長雍等前後七人竝賜爵合門貴盛后廢後稍稍黜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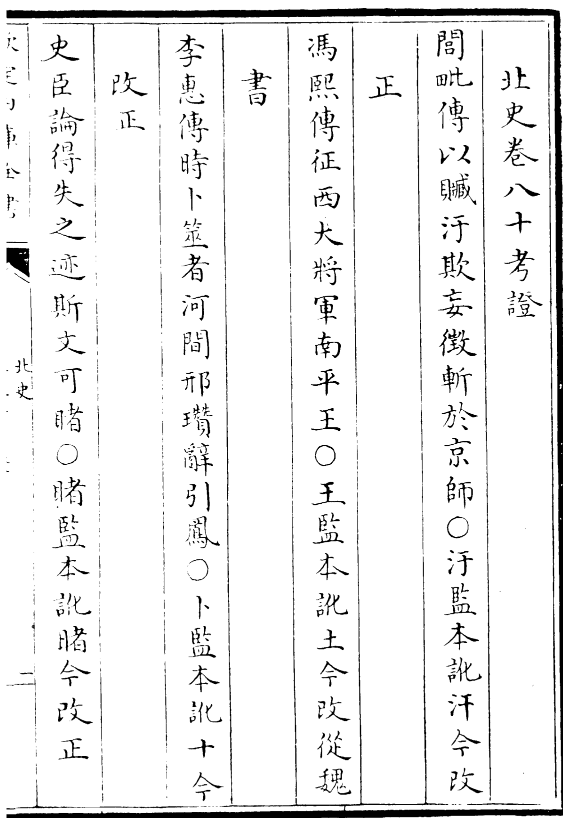
隋文帝外家吕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吕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為楊諱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竝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

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及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
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從父道貴性尤頑
騃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
無慼容但連呼帝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後
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熲厚加供給不
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
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
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庶僚咸苦之後郡

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論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可睹苟不傾宗終致亡國周隋之際可為鑒焉若使開皇創業不取懲於已往獨孤權侔吕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令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北史卷八十


北史卷八十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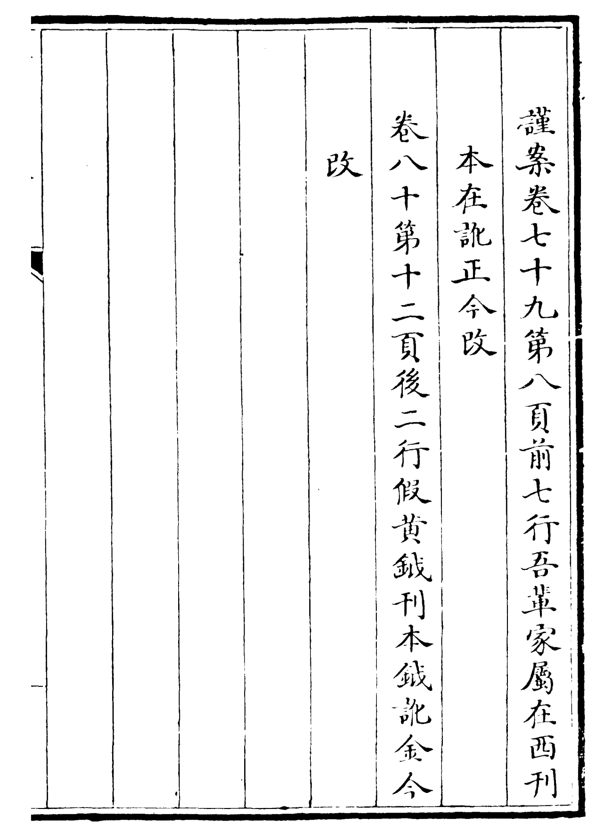
閭毗傳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汙監本訛汗今改正

馮熙傳征西大將軍南平王○王監本訛土今改從魏書

李惠傳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卜監本訛十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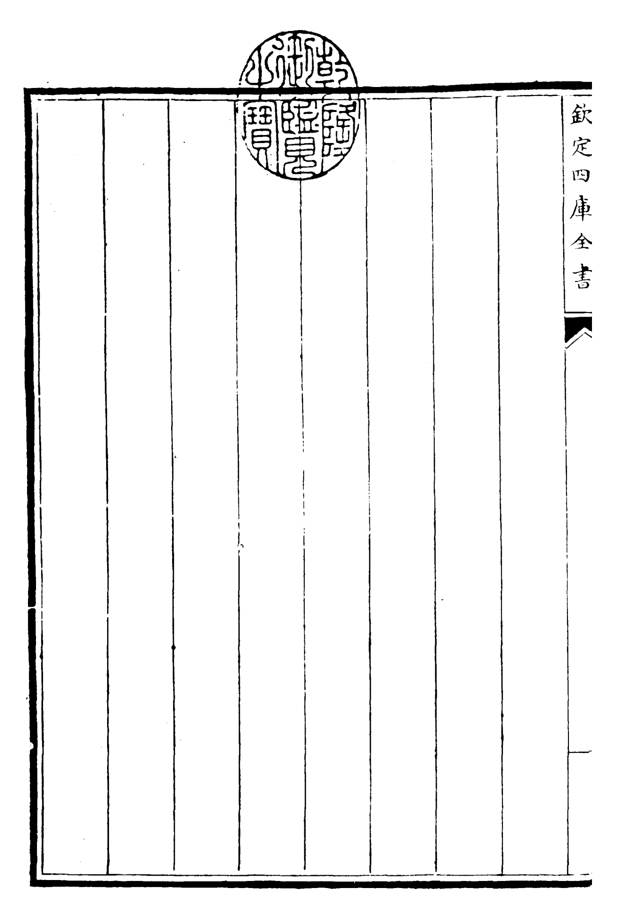
史臣論得失之迹斯文可睹○睹監本訛睹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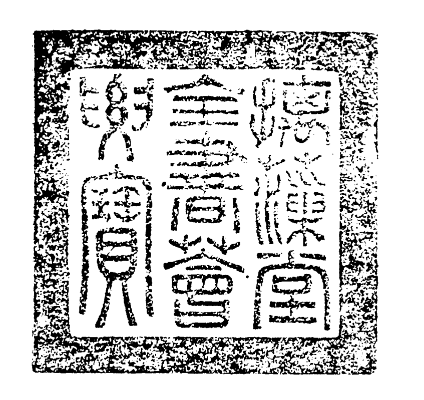
北史卷八十考證



謹案卷七十九第八頁前七行吾輩家屬在西刊本在訛正今改

卷八十第十二頁後二行假黃鉞刊本鉞訛金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王朝寧